



91693

第八回

暫脫騙希圖大利

詩曰。任他世味說寒溫。事不虧。涯。怨。鬼。實。驚。魂。只。緣。弄。巧。翻。成。拙。誰。料。為。仇。反。見。恩。自。作。自。供。還。自。受。不。如。安。分。且。歸。根。

難購藏書新其情  
有甚論暮夜黃金休賺已天

說石生在河南祀祖畢。復同湛然往淮行未數十里。時至午西。不覺身上勞倦。就分付人役在前途一鎮中歇宿。這店內有樓房數間。石生同湛然在上安榻。忽見樓下一人帶一价者。匆匆問人役道。這可是石老爺店人役。正待回他。早被石生聽見。恰是怀伊人聲音。隨請相會。怀伊人叫管家拿進行李。上樓見了石生。忙施

春柳鶯

卷四

一。禮。又。問。湛。然。向。湛。然。施。禮。石。生。道。這。師。就。是。客。住。清。涼。寺。的。甚。然。本。家。在。北。京。圓。通。寺。內。是。弟。契。交。怀。伊。人。又。向。湛。然。照。會。方。各。就。坐。三。人。叙。套。已。畢。石。生。道。怀。兄。怎。知。弟。在。此。處。怀。伊。人。道。剪。梅。老。先。生。要。立。意。中。兄。為。元。不。知。改。名。齊。也。水。不。曾。中。得。吾。兄。至。今。巨。為。此。降。不。勝。怨。悔。弟。因。此。爰。特。赴。京。奉。訪。聞。得。高。中。鼎。甲。喜。躍。不。禁。及。至。貴。署。人。說。已。告。假。回。籍。祀。祖。弟。復。出。京。到。府。上。又。說。今。日。往。淮。故。沿。路。訪。來。方。知。停。車。在。此。石。生。听。罷。又。道。梅。老。先。生。亦。想。念。及。弟。么。怀。伊。人。將。赴。館。識。田。假。名。并。鉄。和。凌。春。小。姐。詩。句。托。梅。翰。林。寄。書。不。遇。之。事。說。知。石。生。道。田。又。玄。鉄。不。鋒。假。冒。弟。已。稍。知。但。怀。兄。可。曾。向。梅。老。先。生。道。及。弟。訪。他。令。愛。之。事。店。怀。伊。人。道。

梅老先生見兄柳詞到深有意。吾兄弟聞兄已訪明是畢小姐。恐梅小姐是偶同名姓的。不敢妄言。反托那詞是淮安友人所作。以却梅先生之意。了石生將錯訪。并鳳公事說與怀伊人。怀伊人凜然稱異不止。石生又將在京會鐵不銖寄書之事盡述一遍。怀伊人欠身道。弟并不曾見吾兄華札。想是弟進京之後。兩相錯過了。一生咲道。怀兄雖未見弟手奏。錢兄早已回復矣。怀伊人隨討出錢公子書看。因看罷。沉吟半晌道。這事雖屬奇緣。只是一件若不急回。恐要生交石生咲道。這二親事乃放在荷包中的。怕甚麼。爰更怀伊人近座低声道。弟前出京。聞得京中閹閹老慕兄才名。見同年錄上註兄尚未有室。他有一女。要着人前來說親。恐勢在逼

春柳鶯

卷四

二

迫。那時反成了那惡姻緣。豈不遺了這頭美親麼。石生聞言訝道。正是我到淮還要央媒向二小姐父親說。頗有擔擱。倘一時被他來強親。實在難處。遂想了一計。向怀伊人道。我且分付人役。到這鎮中打听得有了頭討。一个伏侍。名為家眷。實作使女。以掩一時耳目。俟到淮再為計策。何如。怀伊人喜服其言。石生隨着人。叫店。今上樓問道。你這鎮中可有了頭討麼。店家道。這鎮名為得主鎮。原是買賣奴僕之所。任老爺分付官媒去取。就是石生大喜。隨分付人役去尋官媒。人役領命。石生同怀伊人。令店家備酒相飲。湛然吃茶。陪坐。少頃人役帶着两个媒婆。上樓朝石生席上叩頭畢。石生道。你們就是這鎮上官媒麼。我要討一侍妾。可去訪來。我備

重賞媒婆道老爺若要討妾。昨日到一過客姓石帶着一位女子。年方十七。生得到有八九分人材。老爺若要發了銀子。媒婆就叫人抬來。就是石生道。他要多少銀子。媒婆道。這人也從江南討來的。乳名叫做柳姐。其價只要一百兩銀子。若是本地的人。價錢又大。還沒有這般出色。石生道。價錢就依你事。小你可帶我入役。不看一看来。媒婆聽說同家丁下樓而去。石生仍同怀伊人飲酒。茶話。怀伊人道。令表兄既中兩榜。為何在京淹留不回。石生道。還要在京頑耍。幾天相約在淮會我。二人說罷。又飲不一時。見家丁帶着媒婆上樓。稟道。道看那女子果有几分人材。生得不肥不胖。頭髮披肩。衣服俱有。只少首飾。石生遂分付管家取了十封銀子。

春柳鶯

卷四

三

又取五兩銀子。以作媒錢。对家丁道。我在客邊。不消置辦首飾。憑他隨身衣服。來罷。家丁同媒婆領命而去。時天色已暮。石生與怀伊人復洗盞更酌。酒至大酣。聽見外面女子轎至。那女子下轎。畢。媒婆扶上樓來。朝上叩過頭。石生令媒婆扶進房中。媒婆謝賞而去。怀伊人乘着酒興。要掌燈進房看這女子。石生不好辭。却隨人從收了酒席。掌燈進房。怀伊人見那女子背着臉兒。身上穿有石青夾紗披封。長白裙。算到脚面。頭挽烏髻。髮髮覆眉。只是脚不甚小。石生坐在一椅子上。醉眼模糊。也看了一看。竟得有些面善。对怀伊人道。這女子就像何處見過的一般。怀伊人道。這行徑。我也有些認得。石生道。身材却似我那小使栢兒光景。怀伊人

嘆道果然不差。那女子聞說回過臉來。看了一眼。就嗚；哭將起來。湛然不知就理。忙走進房。同石生。怀伊人問其所以。那女子道：我就是栢兒。不期得遇主人。石生同怀伊人聞說。酒已半醒。忙道：不被何人拐騙至此。栢兒掩淚道：就是田相公改作姓石。說相公回成死罪。公差要來拿我。道相公叫我跟他逃去遠方。彼時小的既得心慌。就隨他前來。他將我改粧女子。要脫騙人家。小的放賴不肯。他說養育我。牛載行李當盡。又無盤費。你若不肯。就要把你打死。小的畏他威勢。只得順從。因每日教我纏脚梳頭。取名柳姐。又借了兩數銀子。做件衣服與我。打發嫁人。恰好今日遇着相公。石生道：他不知齊也。水就是我么。栢兒道：他不知相公改名做了。

春柳鶯

卷四

四

翰林連小的。雖知是齊老爺。却也不期就是主人。石生道：他如今尚在寓所否。栢兒道：他昨日到此鎮上。今日將我賣了。自然即刻就行。仇恐媒人引人尋他。石生道：媒人可知。你是男兒。栢兒道：媒人實不知情。怀伊人所羅。向石生道：這田又立好生可惡。前番假冒罪已當誅。今又以朋友之僕。強作女流騙人。希圖大利。吾兄。差人趕去。拿來重處。湛然亦恨石生。反嘆道：此汗下愚盲之輩。不足掛怀。一般有天網恢恢。仍撞入我網中來。又對栢兒道：你今仍作女流粧飾。不可驚揚外出。怀伊人道：這事若吾兄大度包含。愈聞小人犯法之漸了。石生想道：我若差人拿他。必驚動地方。此事却與小弟体有所關。奈何。復心生一計。對怀伊人道：此時家丁

人役俱已睡熟。田又玄料想去也不遠。我三人悄悄潛出訪着他寓所。再作道理。怀伊人依計。遂令湛然打着灯笼。石生扮作青衣小帽。問了栢兒。旧寓三人下樓。悄悄出店。走到田又玄寓所。在門小探頭窺視。見內裏灯火尚明。店主却在櫃上結帳。傍立着一小兒。口中叫道。爹。我今日從鄉間來。見賣了頭的石相公。黑夜在前村慈渡庵借宿。店主道。莫非你錯認了。玄若石相公到慈渡庵借宿。不是進京的路了。進京當從西北上去。如何復向東南。南乃下淮。往蘓州回家的路程。小兒道。豈我錯認。是他說罷。石生隨敲門道。石相公可在此。玄店主內中應道。你是何人。石相公進京去多時了。石生道。我是他鄉親。帶有家書在此。店主道。他

今日方賣了。頭帶着銀子。進京謀幹前程去了。石生道。我聞他在慈渡庵中。尚未進京。你可開門。說个路途與我。待我去尋他。那店主隔着門道。不消開門。兄這黑夜也不便尋他。明日再來。亦未為遲。石生假作燥道。你這話反誤石相公事了。他家中特着我帶書至此。言他家妻子死了。如何遲得。怀伊人同湛然。忍啞不止。店主驚道。那石相公對我原說進京。豈有在慈渡庵住歇之理。慈渡庵乃南行之路也。罷我說與你去尋着。尋不着。休怪我。遂說道。慈渡庵從我門首。一直向東走過了胡家橋。一總行不上三里。轉灣從小路向南走。就是慈渡庵了。石生聞言。在門外作別。同怀伊人湛然。走到東路。果有一橋。過了橋。一直從大路而行。但見

露冷天高。月明水靜。一橋橫野。分綠影而斜道上。亂雲低。樹擁殘花。以迎路。中角声悄。鳴山外。涼風淒。動羅衣。話談相接。悠然人言似鬼。灯火孤依。豈知犬吠客驚。渾無冬夏。但見前途黑暗。却有早晚。爭看宿鳥棲遲。才人弄巧。夜行突然。胆大俗子。無因假騙也。竟心慌。

石生三人。行未數十步。燈籠燭已將殘。湛然道。這般寂靜。恐有不測之事。石生笑道。老師真太小心。我們文人自有吉星照。臨怕甚。亥不測。怀伊人接口道。我們雖然不怕。如今一場村走到那庵中。吾兄却怎恁發洩。石生道。你們不要管我。随机應交。依着而行。就是怀伊人同湛然走了一程。見一叉路。問石生道。此處該向南走。

春柳鶯

卷四

六

了。遂同石生一直南行。見樹木陰。犬声遠吠不絕。果然樹中一庵。忽有樹風迎面。將燈燭吹滅。三人遂立。石生道。我們如今須要進庵方好。怀伊人道。門已緊閉。灯火又無。如何得入。湛然道。待貧衲打開門來。假以投宿。你們隨我進去。向如石生道。此計不妙。夜半三更敲門投宿。又無行李。豈不致人驚疑。且隨我到後門看。三人到了後門。亦是緊閉。尚且封鎖。乃是素不通走路的。復又轉回庵。傍見一土堆。傍有修造庵的磚瓦堆。至半牆內。有一古樹。高聳出外。石生悄。扒上伏在牆頭。見內有一間房子。尚明灯火。窗外有影。嫣然似人在內。石生遂低声說與怀伊人。叫同湛然扒進。怀伊人同湛然扯道。這事做不得。倘被人拿住。非賊即盜。石生

低聲嘆道。你二人好見事不明。怎得叫人曉得。縱然事出意外。誰敢究我。怀伊人同湛然。聞言仗石生之勢。挨次扳附而下。原來是一所空園和尚。俱在前邊房頭住歇。三人牽衣而行。至窓前。從縫中一張。恰是田又玄在此設榻。燈下正將賣栢兒銀子。打開稱看自己。忽然嘆道。那小石兒前世應該欠我。這宗大財。如今死後。還着小使償我。將銀子一封一封看畢。又作悲狀況。想半回。嘆一口氣道。我今日不該將栢兒。晚間賣待明日早賣。還脫身的遠。如今離鎮不上二三里路。齊翰林一下識出假女兒來。差役尋至此處。我即是死了。又自解道。那也不妨。我原對媒人店家說我進京。斷然不知我來此投宿。倘若有禍。只好借重媒人店家承當。又自

春柳鶯

卷四

七

已復嘆一兩把燈挑明四面望。恐怕有人將門抵緊。石生同怀伊人湛然在外見這小人之況。各皆掩口忍笑。石生近前將窓櫺用指彈上一彈。田又玄手掩着銀子。抬起頭來。听了半晌道。如此夜靜。是甚宏响。莫非此處有鬼和尚見我。苦要投宿。故愚我在此。遂咳嗽道。我乃當今才子。甚宏妖魔鬼怪。敢于造次。石生故作鬼聲。怀伊人亦隨假啼。田又玄慌道。你是那裏屈鬼。快走不可停留。如若不依。我田才子定用飛劍斬汝之頭。石生低聲作鬼行走。着語道。我乃死後的石池齋你假我之名。致我于死。又將我栢兒改粧女子。賣與齊翰林。得銀百兩。特來追銀討命。田又玄聞說。手慌脚亂。呆了半晌道。我與石先生生前至交。怎敢假名致先生于



死地先生先生。你去尋鐵不鋒。纔是石生道。我不先着去尋鐵不鋒。只要尋你田。又玄唬得走投無路口。中亂叫張叫李。石生道。你同白隨時。在玄墓遊。梅假我之名。會鉄不鋒。那也罷了。後來又謀我館事。以致錯我姻緣。憑何道理。田又玄道。那是白隨時。叫我假名。非小的所作。石生道。你從頭實說。免我進來。田又玄忙道。待小的說明。那館事。先是我要謀取。後與白隨時相商。以臨鶯假作凌春。哄老先生上淮。所得館金。與白隨時三七同分。不期遇着伊人到。把我假名之事打破。其實不曾得利。沒款回家。恐白隨時要結穀同分。不得已。復往徐州了。石生道。你當初若說出凌春是梅小姐。免我奔波道途。我少得也要謝你。免兩銀子。為何做此小人。

春柳鶯

卷四

八

之事。一般天理昭彰。利又不得。何苦誤入婚姻。田又玄道。小的初不知凌春是梅小姐。及後赴館時方知的。石生道。你既錯我之姻緣。後來徐州拿我。你就該直認請罪。何累我冤死。难道這也不知道。田又玄道。徐州致害之事。乃是那沒良心的鐵不鋒。與畢守兼同議。今畢守兼寫書致徐州錢公。拿你的。與我無干。我怎好替你石生道。我在畢家未曾得罪鉄不鋒。他如何平空害我。田又玄道。他肉眼不識泰山。以先生認為假名士。心下不忿。故與畢守兼同謀。石生道。這也是你以偽亂真。若你不假我名。鉄不鋒焉敢害我。田又玄道。雖然為我假名。實是為先生做情詞。艷曲。愚弄他家小姐。石生道。我生前與你一見如故。待你之情。也不為薄。你既知情。怎

在徐州村店時。不與我先說一聲。田又玄道。蒙愛請我吃酒。那時小的忘計。向先生道及了。及後尋着鐵不鋒。鉄不鋒叫我愚弄先生。在店特叫公差去說代我除害。小的受他之托。直得反言。先生姓田字。又玄不知如何就做出來了。石生道。好個不知如何做出前後事体。皆因你起你罪。如髮在所莫逃。可同我到闔羅那邊去折辯。田又玄慌得回如鬼臉一般。手拿着銀子。拍案不止。口中道。石先生。你乃當今才子。名留海內。將手高。就放過了小人。如何要與我一般見識。石生道。我非與你一般見識。你實有三罪。一在蘓州冒名圖利。錯我姻緣。二在徐州知鉄姓為你害我。不救。且知凌春是梅小姐。不言三騙我行李。將我義僕苦逼假粧女子賣人。

春物鶯

卷四

九

為妾這三件事。我實恨你。今夜决不輕放。田又玄慌道。梅小姐之事。在徐州非小的不言。實不敢言。出恐先生去訪。知我假名之事。今管家粧女一事。實出無奈。我的銀子俱供養了他。原指望報他脫難。不意途中缺費。托先生引福。暫得小利。以全他生路。并非壞心。石生道。你巧語花言。只瞞得人。怎瞞得神。這話我聽不信。可將我當日詩稿與今日銀子封起。丟出。便饒你。若要遲延。推却我。從窓縫中走進。活拿你去。田又玄慌道。老先生。你既死後。要這詩稿。銀子何用。不若賞我罷了。石生道。我若不要詩稿。你斷還假名騙人。快同銀子丟出。免我進來。不然。我隨一陣清風。到齊翰那。邊托夢說你在此。叫他差役拿去。活活打死。與我同伴。田又玄道。

石先生你生前是極通情的。如今我將詩稿奉還。這銀子與了小的。待小的到蘓州做齋禮醮。超度老先生昇天。何如。石生道。我昨日向闍羅殿前告了你了。你若超度。只好免你前事。如何免得騙我。小使之事。我要銀子亦無用。不過托夢現與別人。使他轉贖出我。小使免他在齊翰林處拷打受辱。又道也罷。你將這銀子留下十兩。作盤費往蘓州齋醮。餘皆付我。免得闍羅差鬼拿你。可好。田又玄忙。順從將銀子留下一封。餘皆用布包起。并詩稿。在一處向窗外。只管張瞧。不敢開門。怀伊人同湛然。見其慌張之勢。說不出。咲不出。石生道。你若怕我現形。可用竹竿挑着。遠。站立向窓革中丟出。就不妨了。田又玄所說。連忙取下帳竹。挑着詩稿。

春柳鶯

卷四

十

銀子遠。立在床前。向窗外一送。窗紙裂破。不終一声。落在地下。怀伊人同湛然。忙。拾起。先扳樹踰牆而出。石生道。這東西。雖然把我。冤靈。還要跟你上蘓州去。看你悔過不悔過。再假名不假名。哩。田又玄見靈紙。戳破。立在床前。手持竹竿。只是發戰。石生仍待向他說話。忽听前面有人咳嗽。石生即忙回身。也喻牆而出。見怀伊人同湛然。俱立着等候。石生仍立在牆頭。望其動靜。見一和尚口中。嚷出道。這時夜半三更。你這客官。還不安歇。在此自言自語。做甚。皮事炒得人。也睡不着。田又玄忙開門道。老師快來救我。那和尚走進。田又玄高声道。老師這边有鬼。與我胡鬧半夜。抵不肯去。和尚大咲道。真活見鬼。我這空園。極是潔淨的。明日就與工。

造殿鬼從何來。田又玄道：「顧不得老師。今夜奉求陪我一宿。不然我移行李到前邊去住。」和尚道：「不相干。是你疑心生鬼。那裏有鬼。」田又玄急道：「我就死也不在此宿了。」移床前房。明日多送些香資。罷石生立在牆頭。俱听在肚裏。怀伊人在磚堆下。用手扯道：「燈籠又無螞燭。乘此月色快走。」石生方下磚堆。同堪然三人。悄悄復照旧路而回。見月影西斜。時有四鼓。三人一頭走。一頭說。石生道：「原來徐州之事。乃鐵不鋒同畢守蕪所害。若非我用此計。這廝如何肯一一招認。」怀伊人道：「當時我在旅邸中。吾兄冒相雨會。道及此事。弟就疑是白。隨時鉄不鋒是个坏人。兄尚不信。」石生道：「那時弟不知田又玄假名之事。只道我與他輩初交。兩無仇隙。故不相疑。」

春柳鶯

卷四

十一

湛然接口道：「畢老爺寫書囑錢知州。我們尚然不知。若非田又玄今夜招出。还把畢老爺認作好人。」石生道：「當然畢守蕪杭州上任。既將他女兒帶去。却又故來辭我。說他女兒尚在旧宅。這事就有可疑。我們却不會想到。」說罷。怀伊人忽然大咲不止。石生道：「為何見咲小弟。」怀伊人道：「我非咲兄。咲那田又玄今晚活活見鬼。唬得慌。張。不打自招。且將良子樂意送出。白白養盛价半載。仍陪上衣服。还你一个原人。」湛然道：「此事雖然做得乾淨。若要田相公嘍死在內。还好咲哩。」石生接口道：「尚不會嘍死。我听得还與和尚說話。要和尚陪他作伴。」湛然同怀伊人又咲一回。說話之間。不覺過了胡家橋。已到鎮中。過了田又玄旧寓。走到自己寓所。見門

尚掩着三人悄悄推門而入。開了門上樓時。見灯火未滅。栢兒坐在客房等候。湛然放下灯笼。將銀子取出。放在案上。三人就坐。打開看。見詩稿弄得糞菜一般。銀子倒是原銀。只少一封。懷伊人對石生道。這纔吾兄還不該送他。那十兩銀子都拿來纔好。石生嘆道。若將那十兩銀子拿來。叫他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必致他于死地。了我如何做得。懷伊人又道。論他假名遺害事情。也該致他于死方好。石生嘆道。他假名遺害。固當有罪。然我若非他假名遺害。如何成就我今日之事。懷伊人道。却如何說。石生道。起初若非田又玄假名謀館。我怎得舉小姐之幼。後若非因田又玄假名銖不鋒暗害我。必然成就了單小姐這頭親事。如何復有梅小姐。今

春柳鶯

卷四

十一

日弟得二小姐。正田又玄作了水人方能成的說罷。懷伊人同湛然皆嘆。懷伊人又道。吾兄所言果然見道。但他將栢兒假粧賣人。這實是他好處無所解飾了。石生道。我也有得解飾。今日看將起來。田又玄竟非賣我小价。正是遠送。我小价來先賞他十兩銀子。一般。懷伊人近座細听。石生道。我當日被鳳公拿去。棄栢兒進京。兩下踈失。若非田又玄收留供養。至今改粧女兒。我焉得有今日之會。看將起來。我屢承他好意。謝他十兩銀子。究竟其少。懷伊人同湛然又嘆一回。湛然向懷伊人道。石老爺真滑稽。口且甚見道。非熟審世味不能。懷伊人道。大抵小人作事。原是思淺。石兄置之不究。正是寬弘大度處。三人齊嘆了一回。栢兒在傍俱各

會意又議了次日起程之事方各安歇正是

作事原無向

天公未許欺

若教人不謬

自己莫非為

不知石生次日如何起程且听下面分解

第九回

傷情誤怪新知已

分憂喜見舊花婆

詩曰。膠漆陳雷不足欵。携琴何用訪知音。算來贈錫皆圖面。看

去寒盟摠結金。問世每思看古劍。閉門時一廢交箴可憐無

○閨中意直到冤明始見心

却說石生用計取了田又玄銀子。這夜各睡。次日起來家丁人役

春柳鶯

卷四

十三

全然不知。石生同怀伊人。湛然三人騎了三匹馬。將栢兒仍是女粧坐在鶯中。率領人役。忽然下淮。又着一人去打探田又玄消息。聞田又玄五鼓已回江南去了。石生知他怕賣僕一事不去理論。即同怀伊人等長行。歷了許多野店山橋。到了淮上。石生見京中閹閣老強親之事。不見動靜。與怀伊人商議。以為傳言不的。遂令栢兒換了男衣。跟隨人役俱各了然。先着怀伊人湛然。到清涼寺。通知石生。後換了公服。撰列職事。不造府城。竟分付人役。到清涼寺來。見寺中普明。跪迎門外。石生下轎而入。當日普明盛設。而饌請怀伊人陪坐。石生道。一向難為老師。在此撓擾。如何今日又這等費心。普明道。小僧因石老爺為徐州之事。不辭而去。小僧未得

盡情至今抱歎。石生道：「你可知我後來被鳳公又拿問之事？」普明道：「小僧聞得徐州鳳老爺審這件事，後復差公差去趕拿公差。老爺已發放過了，到將小的們各打三十。如今他是脫網之魚，怎趕得他着？」後鳳老爺自己竟不知道，想是鳳老爺那晚酒醉，胡乱審了石生同怀伊人相視而嘆。衆人齋罷，石生分付打齋進城，拜錢知府，并錢公子。普明問道：「錢公子如今不在府衙了，在道裏梅老爺家居住？」石生即問道：「為何在道尊家住？」普明道：「石老爺尚不知錢公子為婿之事。」前因梅老爺訪婿，要做楊柳枝詞十首，錢公子做了恰好合式。如今招為門婿，已有數月，乃是這陸婆婆作媒人的。石生聞言，嘆道：「那有此事？」如今陸婆尚在此寺後灰

春柳鶯

卷四

十四

普明道：「他每日跟隨錢公子在梅老爺家頑耍，這此時連花也不曾賣。」石生道：「據老師所說，這事是湛然師傅既北行之後成的么？」普明道：「是湛然未去之先，就下聘招贅了石生。疑道：「錢公子到托湛然師傅寄書我處，并未提起招贅之事，想老師誤听耳。」普明道：「湛然師傅每日到四鄉六鎮收取緣簿，他竟不知，然下聘却是小僧親在府前所見，并非傳言。」石生見普明說得真切，心下就煩惱，不說怀伊人听得說梅公取楊柳枝詞，亦甚疑惑。遂对石生道：「吾兄且不要去拜錢知府，待小弟先到梅老先生處，探其虛實，自知錢公子底細。」石生道：「怀兄若去梅先生處，可將凌春小姐古香亭親筆詩句帶去，向梅先生道及弟之苦衷，看他如何樣說怀伊人。」

依言領了詩句。帶着管家。竟往城內會梅公而去。石生獨坐寺中。同湛然等候不來。忽見一管家進寺傳一帖來。石生看道。馬表兄李景文拜。石生見是李穆如到。即忙起身迎出。李穆如下轎進寺。嘆道。我原約隨後即來。今日可有信行。石生道。表兄真信人也。李穆如與石生禮畢。湛然又上前施禮。李穆如問石生道。這位老師。即寺中之住持。石生道。非也。即向所言湛然師。我們在京所寓圓通寺。即其本寺。李穆如又向湛然拱手道。一向久仰。遂分賓而坐。石生道。愚表弟今日纔到此處。向表兄後來亦如此之速。李穆如道。我從京中坐船來。乃是下水。我弟早路未免憚阻。且你河南又到家下祀祖。自然覺得我速。石生道。這就是了。三人茶畢。李

春柳鶯

卷四

十五

穆如道。我弟之親事俱說成否。石生道。休要說起。弟正為此事煩惱。當初弟在都中曾與表兄道及錢公子之美意。豈知弟訪着凌春是梅小姐。寫一字寄與錢兄。煩錢兄代謀。不意弟今到淮。傍人傳言紛紛。皆道錢兄聞梅老先生出題。令人作詞選婿。竟央媒猷詞。今已成配。世間有如此不義不信之人。李穆如聞言。驚道。恐未必有此事。难道他肯將妹子許你。復以他人之女。反不肯與你麼。恰曾兩相約過。那錢兄豈有變更至此。石生道。我也有些不信。因聞此寺中住持普明說得甚是真切。我今懷伊兄先向梅先生處去探問。候他回來。自知端的了。李穆如道。前聞你言。那錢兄乃少年英俊。一見投洽。待吾弟甚是有情。他若不知而謀婚。尚有可原。



那有見你書札。仍去謀婚之理。此事虛傳。可意想而得。石生道。他還令湛然師帶有一書回。復愚弟說所托早已留心。梅公亦著意。東床在吾兄耳。惟望速駕臨淮。再無不就。以此思錢公子謀婚之事。是傳言了。李穆如立起道。這事料然是傳言不的。吾弟放心。且同到殿上。覲佛像。石生同湛然陪行。栢兒在後。跟隨。李穆如問石生道。栢兒前聞在途失散。因何又得復來。石生道。有件奇事。乃別後。做出來的。李穆如嘆道。且說與我。听何樣奇事。石生將怀伊人說。盟閣老強親之事。并娶栢兒來的原故。說與李穆如。李穆如大嘆道。果然稱奇。後來那田又玄。却處置他。不曾石生。又將裝鬼退鬼之事。說與李穆如。李穆如又大嘆不止道。別後。未几你們就

春柳鶯

卷四

六

做出這許多事來。但閣老之言。我在京中亦曾聞得。後因吾弟淮來。也就罷了。石生道。原來果有此言。二人正在閒談。見怀伊人走到殿上。忙與李穆如施禮道。恭喜李兄弟。尚欠情。李穆如謙讓還了一揖。遂邀到客房坐談。二人同叙了。在河南別後的間。潤石生即問道。還怀兄所見梅老先生。那事却如何道及。怀伊人皺眉道。果然前日梅老先生。有作詞之舉。那錢兄就將吾兄旧詞。寫去。梅老先生。遂招選東床。石生变色道。怀兄可曾對梅先生說。小弟錯訪之事。與柳詞。是小弟之華麼。怀伊人道。弟將凌春小姐親筆詩箋。并錯訪之事。已說與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此時木已成舟。說之何用。學生那時求石兄不至。石兄又求小女不得。這事皆天

意了。我又將柳詞說與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懷兄為何當初說石兄之友所作，在淮居住，致李生誤听，將錢公子招贅。懷兄今日又說柳詞乃石兄之筆，實是欺李生也。」我道：「當日晚生不知石兄錯訪之事，只道有親，恐老先生又欲招贅，因見詞上未款名姓，故托言友人所作，不期今日及為晚生誤了。」梅老先生又問道：「小婿與石兄新交，還是舊交？」我道：「錢兄原姓畢，即畢守兼之姪。在去秋相會許妹子事，說與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這等說起，那石兄柳詞何以得落他手？』我將贈他妹子原尾說知梅老先生，又疑道：『我見小婿少年英發品貌不凡，斷非假詞誤人之輩。』他既將妹子許了石兄，且知石兄錯訪，又令石兄來訪小女，豈有友來求親之理？」

春柳鶯

卷四

十七

或者他不知小女即凌春耳。我又將寄書之話細述一遍。梅老先生亦胡疑不決。我就暫別出來了。不知吾兄為今作何主見。石生惱悶不語。李穆如接口道：「世間有如此不義之友，令人可嘆。懷伊人道：『二兄不必報怨。』今凌春既已屬諸他人，正是前世與兄無緣，枉費一番心机。不若將畢兄令妹成就了罷。石生有感道：『畢兄與弟初交，就做此不義之事，還有甚心腸求他令妹。』李穆如接口道：『表弟之言甚不近情。待我打簫去會錢知府，畢守兼以謀畢小姐之事，懷伊人近座道：『恐畢守兼尚未南回。』李穆如道：『我先時過城門外，見一簫抬進城去，跟隨管家說畢老爺回來，見錢老爺去的。』畢竟是畢守兼無疑了。石生聞言止道：『表兄且不要亂動。我想錢」

兄不應謀我之親。仍寫書來氣我。我竟去拜他。問他所托之事。看他如何。回我。縱然無益。古語說得好。朋友有擇善之道。待弟當面責備他。絕句。方纔放心。李穆如同。伊人齊聲道。此言有理。遂分付人役。寫了兩個紅全帖。一個拜梅公。一個拜他。令婿錢公子。石生暫別。李怀二人。坐轎進城。到道前傳柳。會了梅公。梅公迎進賓館。施禮畢。各坐間。過新趾。梅公道。向日李生在京奉訪。不遇。後在貢院中。徧看卷中名諱。不見老寅兄。本意要中為元。不期反因好意成了。畫餅。石生道。晚生久知老先生相為苦心。感德不盡。茶罷。梅公道。遣怀兄至。道及寅兄為小女錯訪之事。李生搃不明白。如何。小婿知寅兄有此來意。还赴李生之約。何也。石生道。晚生也不

春柳營

卷四

六

明白。特來拜謁。欲相會。令婿當面請教。梅公隨着人役。傳柳請錢公子。少頃人役出來。稟道。錢相公心中不快。不便相會。少刻請石老爺在城外先春園相會罷。石生聞言。就要辭出。梅公留道。久仰寅翁大才。未得一面。今日何不寬坐。罄談。以慰渴衷。石生道。令婿既不肯會。晚生前日所寄之書。是明明愚弄晚生了。晚生此時心亂意搖。不識老先生有計策。我否。梅公道。小婿當初如何。將他妹子許寅兄。求先示我。石生道。晚生先時錯訪。蒙錢兄令妹贈一玉簫。以為百年之約。後值錢兄同令妹。因他令叔事。寄居錢府。兩下相會。言他令妹。非凌春。晚生既受其簫。不敢辭約。蒙錢兄欣然見允。仍教晚生訪凌春小姐。願為凌春小姐來座。晚生雖喜其言。仍

恐訪着凌春小姐。又未必知錢兄肯以他令妹并托之意。因此躊躇進京。偶得僥倖。遇一銜姓道及凌春。即老先生之令愛。晚生彼時寫了一書寄與錢兄。又一書寄與你兄。不意你兄進京書不曾投。錢兄既已見書。尚托清涼寺一僧復晚生一書。向今日前言竟不相同。梅公嘆道。此事若非你兄進京得接手札。你生聞知再無不就之理。石生道。這還是晚生命蹇。應當受此風塵勞苦。早知老先生有不棄之意。當初不該寄書于錢兄了。梅公道。小婿是個少年人。只知讀書。不以世事為重。寅兄當時还欠些檢點。石生愀然道。令婿與晚生相會時。甚是老誠珍重。出言不苟。晚生得瞻儀表。慷慨義氣。又送晚生程儀。晚生銘刻在心。在京日日念及。豈知今

春柳鶯

卷四

九

日竟負晚生熱衷。由此而觀。晚生親事不妥。而又傷游友非人矣。梅公見茶上遂未及各打恭茶罷。石生道。令婿未知可來。先春園相會不來。先春園相會你。梅公道。此事要會他亦無用矣。若小女未配他時。可以慰寅兄之怀。今日事既已成。會之何益。石生道。晚生此時即他令妹事。亦不能作主。會之雖然無益。看他如何原容。晚生就听之罷了。梅公道。待你生如今回宅。先問小女。後再責他。處友不信之過。速令投寓請罪。只是大事已去。有負寅兄抱愧。實甚。石生道。老先生說那裏話。還是晚生無福。不能叨佩大德。說罷遂別。梅公道。明日你生抵寓奉候。再為叙情。石生打恭出衙。梅公送出大門。張蓋而回。石生亦快。上齋而去。正是

看來天下皆相識

說到知心有幾人

却說石生別了梅公。出城回寺。遂將梅公之意說與李穆如。怀伊人。李穆如。怀伊人不勝贊嘆。石生又將錢公子托病不會之事說。知李穆如道。錢兄當面托病不會。豈有復能出城相會之理。此是支離之言。斷不能來。石生道。我臨行時。梅老先生說得好。他道。我回宅責備他。處友不信之過。速令投寓請罪。或者尊岳父之命。不得不來。三人話猶未畢。見一人役引一管家走上道。請石老爺先春園坐。錢相公即來。石生听说。忙叫備馬。向李穆如。怀伊人道。我去候錢兄相會。看他如何說。即來奉陪。李穆如。怀伊人道。好與不好。這是一官該會的。石生換了素服上馬出寺。正隨兩個家丁。

春柳鶯

卷四

二十

向先春園而來。只見先春園中。悄無一人。惟有旧日那老者尚在樓門。仍是鎖着。却不會封。那管家即開了樓門。石生從太湖石傍穿柳陰而入。及自上樓。開了四邊窗子。但見

萬綠陰。條垂簾外。將塵雲盡掃。千紅點。枝接窓檣。把銀屏俱照。東見野鳥低飛。沙渚西有塔影斜倚。清涼南烟鎖湖光。而漁人杳渺。北雲遮城畔。而行客依稀。燕子歸來。驚見旧壘。飛花落去。且剩新榴。書案參差。餘粉香膩。味不知玉人何處。山石俯仰。無履跡行踪。尚覓琴聲。如在去年秋來。不似春時。今年夏至。又復春過。正是

人更人變更還變

春去春來去復來

石生觀罷。想起去春淹留蕭寺。偷步听琴的光景。望樓掩淚求一見。而不可得。今日端居其上。不覺有感。且旧日同鉄不鋒飲酒的所房。犹峙其前。愈覺心下惋傷。遂自語道。雖梅小姐配了錢兄。我就得畢小姐一人。也是难的。當初費了無盡心思。落得一簫豈可輕視。又想到若得畢小姐時。固不負我當日忘苦心。只是梅小姐古香亭見詩後。也用了許多水磨工夫。可惜付之流水。不覺又淹淚說道。梅小姐我今日雖非執蕩尋常之境。却作了吃水忘源之事了。說罷。四顧一望。竟有人声。石生遂坐案上用手抽了一本舊書。作看。原来是一管家拿茶上来。又有十數碗果子。俱是城內帶出來的佳品。石生道。錢相公如何还不見來。管家道。原分付小

春柳鶯

卷四

三

的先請石老爺在此。他隨後即來的。石生道。這樓子怎不着人在此住。管家道。畢老爺今日早辰方從南面。此時被府衙留住。只怕日下就要帶小姐來住哩。石生遂不問正吃茶時。見花婆從樓下而上。見石生。即叩頭道。恭喜石老爺榮歸。石生道。声起來。今傍管家安一坐位。叫他下面坐着。石生放下茶杯道。你從何處來的。花婆道。老身從梅老爺衙中出來的。石生道。我前在淮煩你寄詩與畢小姐。問取端的。你将詩遺落。又謊言畢小姐收認。致誤我事。何也。花婆道。當時老身因遺落那詩。不知就理。隨對畢小姐說過。畢小姐不肯招認。我恐那詩果是他的。誤了石老爺之事。再三勸他招認。贈之遺計。實是好念。不期反錯。石生道。我今也不怪你了。

近聞你又與畢守兼令姪錢公子作媒配了梅老先生家凌春小姐致我空費一場苦心。你可知麼？花婆婆道：老身因為此事特奉錢公子之命而來。石生道：錢兄負我之托，今成不義之交，請我在此相會又不見來，却着你來，所做何事？花婆婆道：石老爺有所不知，錢相公苦心非一言可盡，請退了人役，待老身細陳石生遂叫人退下。听花婆婆說其苦心。花婆婆道：向日石老爺在錢衙所會之人，可知其人之原尾麼？石生道：那就是畢守兼之姪，我如何不知？花婆婆道：這等說，怪不得石相公不知。錢公子之苦心了。石生道：却怎麼說來？花婆婆移坐近前道：那相會之人，即畢小姐也。畢老爺那有甚麼侄兒，石生聞言驚道：如何是畢小姐？那人却是男粧。花婆婆將畢

春柳鶯

卷四

廿三

小姐恐失約，男粧侍兒翠雲粧小姐之事，說出石生恍然大悟。前鐵不鋒在京亦言畢守兼無一子半侄，我尚不信，誰知果然。又問道：後來如何與梅小姐做親哩？花婆婆將畢小姐見石生書，恐梅小姐遺落他人，商議獻詞求配之事，說知石生驚喜道：此真苦心，我却不知，但不識梅小姐如何不得識破？花婆婆又將二小姐拜姊妹之事說知，石生滿口稱贊道：二小姐真女中丈夫，男子不及贊罷。復問花婆婆道：如今畢小姐着你来，可還有良策售我以鳴之梅老先生暨其令尊翁麼？花婆婆道：梅老爺遠問及凌春小姐說畢小姐處友不義，凌春小姐已一一說明假粧為石老爺之事了。如今梅老爺在內宅尚喜咲稱奇未止，石生道：梅老爺聞言喜笑必然

肯見愛我了。再無不偕之事。獨畢小姐令尊尚然不知。却如何說。及哩。花婆道。畢老爺今早回淮。在錢府內。聞得小姐贅與梅老爺。為婿。心甚驚駭。欲要說出。畢小姐是個女兒。恐梅老爺罪他。以女作男。誤人女子。欲要不說。恐梅小姐不消嫁夫。只是報怨錢老爺。替他作主。不敢提起別事。若石老爺着人去說。這頭親事。他見一舉兩得。又甚是現成。自然無不聽從。石生銀听罷。滿心歡喜。即便起身道。我着人去錢知府處說親。你可暫回。向畢小姐梅小姐為我致意。花婆咲諾。下樓。石生亦下樓。出園上馬。回寺。正是。

一時休怨榮枯事。

日久方知婉轉心。

却說石生別花婆上馬。到了寺中。一見李穆如懷伊人。就咲了半

春柳鶯

卷四

三

晌。李穆如懷伊人。問其細理。石生低聲。將花婆之言。一一說知。李穆如同懷伊人道。天下錯怪好友之事甚多。但二小姐這般用心。真千古奇話。險些兒誤怨了他。只是事不疑遲。表弟可速着一人。

去。畢守兼處說親方好。石生道。此時却用着表兄了。李穆如隨應道。待我去。以利害動之。撮成美事。石生又將玉簫取出。令他帶着。把鳳公之事。即畢守兼之害說知。李穆如隨分付打轎。寫帖進城。拜錢知府。并衙內畢守兼。石生同懷伊人。再三叮囑。送至寺門。李穆如欣然上轎而去。不一時進城。到了府前。先傳帖會錢知府。錢知府迎至賓館。禮畢。茶罷。各叙履歷。李穆如道。如今畢公可在衙內。麼。舍表弟有一要緊事。特來相商。有帖在此。煩貴役傳進。錢知



府令人隨去傳帖。後問李穰知道。貴府今科又中一翰林。齊公聞得是聖上親取的。可見貴府真才藪之邦了。李穰知道。今科所中之齊。即舍表弟了。錢知府忙打恭道。失照了。李穰知道。舍表弟本姓石。字延川。道號池齋。因被匪人所害。改名齊也。水進京。應試蒙聖上恩典。方得僥倖入院耳。錢知府聞見石池齋三字。驚疑半晌。道。原來如此。二人坐談少頃。見衙役走上稟道。畢老爺說。心下不快。不便相會。錢知府道。李爺乃新科翰林院齊老爺那邊來的。有要務相商。怎得不會。再去說來。衙役依言直去傳說。畢守兼聞得這個大老。隨即相會。李穰知道。此外館不便談及舍親之事。別尋一靜所。方可。錢知府道。就到後堂何妨。李穰如喜。應一同行到內

堂與畢守兼禮畢。即別過錢知府。對畢守兼將石生錯訪之事說了一遍。畢守兼道。令表弟姓石。如何說是翰林齊公。李穰如將石生為徐州之害。改名進京。說與畢守兼。又道當日這事。畢親翁得罪了他。今已一一說知了。畢守兼聞言。怒石生要向他復仇。心下想道。當日只道他僥倖入翰林。時老夫已做到一品了。豈知今日他果然中了翰林。我反做了一平民。想罷。隨打恭向李穰道。徐州之事。乃是鐵不鋒認石老先生作假名士。故暗地謀害。寔非老夫之罪。老夫聞得。即囑錢盟翁將此事暗住。石先生不知麼。李穰如嘆道。親翁可曾囑錢公暗住。又將鳳公之事說知。畢守兼驚奇半晌。知事莫隱。隨道。石先生大度。莫及料不日即拜為上相。這些

小事諒不繫懷。且老夫當日。註明酒優待過的。只是先生此來。却有  
何意。李穆如將玉簫取出。要上水親之事。說知并凌春二者。兼得的  
話。細述一遍。畢守兼道。石先生肯見愛小女。老夫再無不從。只是  
梅大人小姐。恐防難就。李穆如將梅公知道假婿之事。又說了一  
遍。畢守兼方知臨薦粧男有為。遂道。既梅大人肯許。老夫不敢久  
留。先生明日來清涼寺奉候。待老夫且會梅大人去。李穆如亦起  
身別去。再三囑付而出。畢守兼送出衙門。見李穆如上轎方回。錢  
知府在內宅迎出問道。李進士所言何事。畢守兼將石生錯訪小  
姐。要二者欲兼之意。說知。錢知府道。達李進士所言石池齋。即齋  
也。水。我想起徐州之害。必大怪小弟了。畢守兼道。到不怪老盟翁

春柳鶯

卷四

五

却怪小弟寫書致害。錢知府道。怪你固所當然。但此時須要脩好  
方可。畢守兼道。我如今將小女送去。自然改禍成祥。只是要先請  
教梅大人方可行得。錢知府道。梅大人小姐已配了令侄。又請教  
他何用。畢守兼將侄兒即臨薦小姐。即翠雲之事。說知。錢知府驚  
訝道。這事是我們愚弄梅大人了。使梅大人聞知。必然見罪。却如  
何處置。畢守兼道。梅大人已盡知道。轉為稱奇。已將他小姐許配  
石先生了。錢知府聞說。稍息驚訝道。這事令愛果足稱奇。我們當  
去梅大人處請罪。商議此事。不然梅大人定責我。知而不言了。畢  
守兼道。老盟翁之言。甚是有理。隨傳人役。脩了贄見也。願不得天  
色將晚。假言緣到。二人更衣上轎。出門即到梅公衙前。傳柳相會。

梅公請至浚堂相見過。畢守兼獻過贄禮。同錢知府下拜請罪。梅公忙扯起道。那假粧一事。寔非欺誑學生。正令愛好。如今以後。你我皆至戚了。畢守兼遂將石生之事說知。梅公道。畢親翁有何高見麼。畢守兼道。晚弟欲脩了嫁粧。將小女送去。不識尊意若何。梅公道。豈有將親送上石門之禮。必須令石公兄那邊請兩個媒証娶去。方纔成體。畢守兼道。此事想不宜遲了。梅公道。俟我明日拜過。須下一請帖。請來叙。畢守兼道。他擇日央媒來娶。只是無一靜所設席不便。畢守兼道。明日下請帖。請到城外小園。不識可好。梅公道。這是極妙的了。有何疑問。畢守兼道。席設小園。酒散俱是那邊脩。就不消這邊費心。只是石先生還有一位表兄。可好一搃請來。

春柳鶯

卷四

共

麼拘公道。自然遺落不得的。三人談久。茶罷。畢守兼又欲進內宅書房。會了臨鶯。方纔辭出回府。分付脩酒。明日要請石生。正是寫生聊數筆。莫道是淫惡。果得才高衆。閑情自不移。不知明日請石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悔初心群英宴貴

叙旧杯雙鳳盤龍

詩曰。兇番醉後甚無聊。不惜嘔心作解嘲。豈是浮文同粉黛。亦為世事盡蓬蒿。百年佳會原難得。萬載功名總易拋。寄語乾坤同調士。莫將麈尾鎖眉梢。

却說石生不知畢守兼等同祈公商議脩酒。次日起來。即同李穆如懷伊人在清涼寺中。正欲擬媒說親。外面忽傳進一帖。三稟稱

兵備道梅老爺來拜。石生隨即迎出。相見禮畢。梅公送了下程。各叙衷腸。茶罷。石生送別而去。尚未回寺。又有兩個衙役走上。傳錢知府畢。通判轎已將到來。拜老爺。石生乘便迎進。相見禮畢。錢知府畢。守兼送了下程。茶罷。談了一回。辭去。石生送出寺門。回內查檢了。下程。寫了謝帖。同李穆如。怀伊人。早飯畢。見梅公衙役手執三個全帖。傍人接上。石生看罷。原來俱是請帖。中下個梅深等。知是公席。衙役又稟道。酒席設在這寺。傍先春園內。少頃。老爺請石老爺同李老爺。懷相公。過去叙話。石生令人收了帖道。我知道了。多拜相。你老爺又叫他費心。衙役應諾而去。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命。湛然。炙起新茶。將下程中。選了。兔味好菓品。賞鑑。茶未數巡。

春柳鶯

卷四

七

又有人傳說徐州知州鳳麟要見石生。請到前殿上相會。畢。茶罷。鳳公送上賀禮。石生道。承親翁遠降。又蒙厚禮。何以克當。鳳公道。知州因謁上。臺至此。昨聞老先生駕留淮地。尚倍菲禮。聊申寸心。石生道。向日學生因那誤害一事。盛蒙秦鑑。片言剖決。至今銘感。鳳公道。寔據理而問。料老先生非小可之輩。何敢當秦鑑。過譽。石生遂將畢守兼。鐵不銖。同謀之事。并見蘇小。顯魂之事。說與鳳公。鳳公驚異道。真吉人天相。彼輩小計。安能受害。石生道。聞蘇小。墓果在貴署麼。鳳公道。墓雖在署。却荒涼不堪。石生道。若親翁回治。學生這邊。差人去修理。煩代照管。一二。鳳公道。自然領命。但知州今日事畢。即回。不識貴役能同去否。石生道。若親翁今日行時。自

然即刻差役同去。鳳公遂別。石生送出寺門。只見一役走上。傳說府前吳相公富相公來拜老爺。石生正欲相會。又有一役走上。傳說徐州鐵相公在外候見。有手本在此。石生見應接不暇。遂道。一概回去。不便相見。人役應去。石生到後。見李穆如懷伊人。尚在吃茶。石生也就陪坐。吃了兩杯茶。隨叫栢兒取出伏子。封起二百兩銀子。着一家丁同鳳公往徐脩理蘇小墓。并土地祠。蕪設祭禮。家丁領差而去。又見那傳事的衙役走上稟道。外面吳富二相公已回去了。那鐵相公定要相見。說有要緊事。會老爺講話。石生想了一想。對懷伊人道。這廝乃勢利小人。我不便會懷兒。可出去與他相會。看他有何話說。懷伊人聞言。同衙役出去。不多時。手持一書。

春柳鶯

卷四

六

對石生道。他說特從徐州而來。繳前日所寄我之書。還要會吾兄弟。弟轉達。他備有禮物在外。不知有何話說。石生道。懷兒昨日道及我。知他謀害之事麼。懷伊人道。弟已道及。他只是假托畢守蕪做的。石生想了一想。脚又已走出到前殿上。見鐵不銖先呈一手本。上寫着門生鐵紇謹稟。叩見。後鐵不銖即忙下膝。石生忙扯起道。鐵兄何必如此。仍是旧交。行礼便了。鐵不銖着人將禮物呈上。又作一揖道。門生不揣愚質。願登堂請教。望乞榮納。終身頂戴。石生故愧道。我與兄乃貧賤之交。今日何敢當此抬舉。鐵不銖知石生是罪他之言。益發要拜門生。石生遂令人收了禮物。安位各坐。鐵不銖所言皆勢利奉承的話。兼脩好徐州的事。石生所言皆大

有不以小忿在意中的光景。跌不銖見石生度量寬弘。不相計較。茶罷。即放心而別。石生亦不畱打恭回內。着人將礼物查入。對懷伊人。李穆如將跌不銖來拜門。生脩好之境。各咀嚼一遍。皆為之羞耻。大家嘆息未了。見厨役整午飯。上石生。即陪衆午飯畢。忽一衙役傳一速帖至。言梅老爺同衆位老爺已在先春園等候。石生同李穆如懷伊人。隨即更衣。騎了三匹大馬。不擺職事。帶了十數個家丁。出寺向先春園赴席。舉步之間。到了先春園。三人下馬。相公同衆迎進一所。上相見畢。各叙套話。茶畢。即奏樂安席。石生一席。李穆如二席。懷伊人三席。石生不肯僭李穆如。李穆如不肯僭懷伊人。三人躡讓一回。梅公道。懷兄雖是學生家。西賓。但今日却

有半主之分。懷伊人又對石生道。吾兄今日之客。比尋常不同。就權僭令表兄一座。却也不妨。三人方坐。梅公同畢守蕙在兩旁對席。錢知府在畢守蕙下一席坐罷。酒方一巡。優人叩頭。石生對梅公道。今日可請至親相會。令優人退去。以便叙話。何如。梅公應諾。隨叫優人退了。令蘇唱伺候。隨即蘇唱上來。唱了一套曲子。各听曲罷。梅公對石生道。當日田又玄在舍冒名赴館。又荐徐州一跌不銖。相與作詩。那鐵姓抄田又玄之胡詩。田又玄又抄老寅兄之詩。二人作此醜態。田又玄还有荐跌姓為壻之意。以今思之。那鐵姓定田又玄一類假冒之流。老寅兄亦知否。石生回道。田又玄起初謀館時。竟不知凌春是令愛。跌不銖在府上作詩時。亦不知田

又玄是假冒的。及後晚生不第時在徐州為謀害事。被鳳公拿去。田又玄時在座傍。跌不鋒方終識出他是田。又玄梅公道。寅兄去歲被何人謀害。學生却搃不知。但後何以得脫。那鐵姓何以識出。田又玄請細道一二。石生遂將畢守兼同跌不鋒誤作假名士謀害徐州公差口稱拿田。又玄被蘇小顯魂得脫話頭說了一遍。梅公所罷道。田又玄假冒寅兄之言。一定對人反以寅兄作田。又玄了。不期人未害得。已禍先招。且寅兄冰玉之人。種。遭此小人不足宜乎有蘇小出。以助寅兄之福星也。錢知府在傍聞說。忙打恭道。當日徐州之害。寔與知府無干。乃畢舍親一時之錯耳。畢守兼聞言。忙欠身道。當日只事寔因跌不鋒而起。亦非出自晚弟。石生

接口道。晚生一向蒙愛。此不過傍人傳言。料畢先生斷無此事。畢守兼欠身微應。李穰如又接口道。就是畢親翁有此事。正是激勵舍表弟取功名之意。若非有此一宴。舍表弟怎肯棄淮而進京。慶各席皆咲。梅公笑罷。問道。石寅兄去歲。是甚時方進京的。石生道。晚生是夏末秋初。踏遇懷兄。着懷兄奉盤了。閱書。即起早長往。梅公道。學生差人來淮奉訪時。寅兄可知麼。石生道。盛管在淮。晚生尚留寺中。梅公訝道。小价何以說寅兄進京去。已多時麼。石生道。那時晚生。只道畢小姐是凌春。惟恐應命赴館。有失遙訪苦心。故反托詞姓齊。假言石池齋已進京多時。以掩人耳目。梅公笑道。寅兄此意。與懷兄賴楊柳枝詞。正是一樣了。懷伊人接口道。那時若

知凌春小姐是老先生令愛。斷無此詭言了。正是早知打定火飯熱已多時。梅公道還是分中與畢小姐有緣。衆皆稱異。飲酒。蘇唱又吹彈半晌。石生問梅公道。田又玄在府上。老先生曾送過多少館金與他。梅公道。正是館金并未曾得。止得了些頂贖見。不知後來如何向徐州的。石生笑道。他正為未得館金。故要往徐梅公因問就理。石生道。說起可咲得緊。他曾在蘇州與一醫生。姓白者。叫做白隨時。勾同謀館。議定館金。三七均分。假以臨鶯畢小姐說。作凌春。愚我淮來。誰知懷伊兄去撞破了他冒名之事。將館金未得。又忍回家時。白隨時湏索分銀。只得向徐州而往了。梅公所說。咲道。原來他有個夥騙。畢守兼在傍。忽接口向石生道。石先生何

春柳鶯

卷四

廿一

以得知細理。石生就將聞閻閣老強親。田又玄賣僕。自己粧鬼。退銀之事。說與畢守兼。舉席皆稱石生作事奇幻。梅公又道。正是五梁不成。反輸一帙了。田又玄白。看養盛价一場。反惹出許多事來。自己前後作了供狀。畢守兼接口道。如今盛价。却在何處哩。石生道。就是去春曾隨我在清涼寺的那栢兒。畢守兼道。當日到不曾容心。可叫來看他人品。何如。石生遂令人役傳進栢兒。畢守兼贊道。果然停當。品格不俗。又欠身向梅公。并石生道。舍下有醜婢名喚翠雲。年方十五六歲。配他何如。梅公道。這是極妙的事。石生道。畢先生既肯看顧小价。因叫栢兒。即叩頭謝過。大家皆稱諾不。已梅公忽作想半晌。對石生道。我想來寅兄之事。皆舍下王文當



日下請書。欠些斟酌。以致田又玄假冒。若是王文見過寅兄。或取有回書。那畜生焉得假冒。以致你我兩下有相求不得之嘆。麼懷伊人。隨接口道。如今錯事種。老先生也究不得。這許多了。搃之石兄前在河南得主鎮上說得好。若非田又玄謀館一事。怎得畢小姐之約。若非鐵不銖之謀。畢先生暗害一事。必然朦朧成就了。畢小姐親事如何。又得梅小姐。此二言甚是達理。畢守兼同衆皆喜諾不止。梅公舉杯。又問石生道。昨聞畢親翁令愛言小女古香亭詩。曾在他府上。被花婆遺落如何。又在懷兄手中。石生道。那詩亦非在懷兄手中。乃鐵不銖在京付晚生的云。說是畢先生包程儀與他。故晚生復收回來。梅公道。原來有這許多舛錯。隨即對畢

春柳鶯

卷四

世二

守兼道。當日老親翁為何不察。就包了程儀。傳向外人處理。畢守兼道。學生當日不知是令愛佳章。亦灯下誤看以為紙耳。梅公笑道。原來如此。衆人齊勸飲一回。梅公忽然而咲。衆皆翹首候言。梅公不言而復咲。李穉如懷伊人道。老先生何咲咲不止。梅公道。學生想起石寅兄粧乞食。以訪畢小姐之事。昨日小女道及真寔高曠。可作傳奇。石生亦咲道。那是晚生因吳富二兄素未相識。不好會面。亦因徐州之事。只得權作現頭不現尾。現手不現脚的光景。梅公道。正是自後可曾相會。鳳公麼。石生將早晨會鳳公并差役脩理蘇小墓。土地祠事說知。梅公稱道。這是宜當的。石生咲道。老先生尚不知鐵不銖。今日特從徐州而來。假以送還寄的原書。

脩以礼物定要拜作門生。晚生反不好意思。再三推却。只得從了他。梅公嘆道：鐵不鋒。今日拜門生。何心。當日設害何心。石生聞言。點頭而嘆。畢守兼同錢知府忙接口道：他當日定不知石先生是。个真名士。方纔如此。梅公嘆道：世間當此之際。孰真孰假。但見其。才則當敬之耳。难道才非出名。即謀他不成。還是鐵姓小人。勢利。卑不足道。畢守兼同錢知府。覺有愧色。假托招飲。混過。見蘇唱。又。上來。唱了一套佳曲。衆方起身。翻席。各向花前散步。少頃。各依旧。坐。又叫戲子上來。唱了幾齣雜戲。飲了一回。說了一回。石生方起。身告辭。梅公同守兼錢知府。送出先春園。石生同李穰如懷伊人。復上馬稱謝而回。正是

春柳鶯

卷四

三

市兒脩好全無用

君子容人久見心

却說石生同李穰如懷伊人。回寺下馬。隨即更衣。令人烹茶坐談。畢守兼錢知府脩好的光景。時湛然亦在座傍。相與談到夜靜。方。曉。到次日石生起來。即分付脩三个全帖。進城謝酒。不一時。見幾個家丁。投一喜書上。叩頭道：恭喜石老爺。石生接書看時。乃是二小姐的年庚。畢小姐轉在第一梅小姐。却在第二。石生看罷。隨叫。封出賞封。那家丁道：梅老爺。畢老爺。多拜上石老爺。說听憑這邊。擇日去娶。粧奩那边俱備。現成。石生道：我曉得。家丁隨謝賞而去。石生見他去後。遂與李穰如懷伊人商議。即到了城內。賃了一所大房。補了普明去歲的房金。普明知石生怪他。也要脩好不敢。

受謝懷伊人再三勸他收了石生即辭普明移居城內擇了日期請李穆如作畢小姐媒人請懷伊人作梅小姐媒人下了娶禮次日金鼓旗號不勝繁華將二小姐娶來梅夫人親送到石生處各官恭賀往來不絕吳皆吉富雪烟鐵不鋒亦來道喜李穆如懷伊人各備酒席送房湛然普明亦送賀來石生叫衙役分付留了擺酒衆人欢飲在內但見

幽蘭馥馥和烟藹藹數不盡粧奩玩物看不徧器皿金銀多少了。嫖不是傍觀之輩無教人役。

此時石生進房與二小姐坐了又命了嫖跪奉二小姐數杯方纔令了嫖出去就寢臨寢時問畢小姐道聞得小姐有一盛婢名喚

春柳鶯

卷四

苗

翠雲今日可曾來麼畢小姐道遠路斟酒伏侍那一個高些的就是問他怎的石生道明日叫他配我書童栢兒說罷就寢正是千里姻緣爭一線百年恩愛不由人

却說石生成就這兩頭美親之後謝親謝媒整忙了一月又將翠雲配了栢兒一日在家見前差去徐州脩理蘇小墓土地祠的家丁到了回復了話石生即分付河下脩座船伺候上蘇州與父母扶柩回籍當日暫別親友并二位小姐同李穆如懷伊人竟往蘇州扶柩又向城中大寺內齋醮見田又玄同白隨時亦在寺內追荐石生既知齊老爺至即忙各散石生同李穆如懷伊人心下暗笑齋醮畢就將離城三十里那有池亭的旧宅贈與懷伊人令

懷伊人住了家。眷又同李穆如懷伊人。至玄墓古香亭上。追尋前  
詩。見石生詩并田又玄胡詩。高貼在上。雖被風雨零落。尚未損字。  
不勝有感。遂宿了一夜。次日將看回宅的老管家。一同扶柩。帶往  
淮來。將淮安宅子。退還更主。帶了二小姐。并花婆。梅夫人。梅待臘。  
畢守蕙。同李穆如。并男女八轎。備了七八隻座船。回河南。又送了  
湛然和尚五百兩緣簿。令他回京脩寺。畢守蕙將先春圍送了錢。  
知府臨離之時。清涼寺普明。并湛然與府學生員吳皆吉。富雪烟。  
石生。鐵不鋒。懷伊人。錢知府。梅道尊。各遮道相送。也有酒餞的。也  
有淚別的。絲。不一。石生摠叙了別離。各贈玩物金銀。亦掩淚開  
船而去。後來梅道尊復奉詔入翰林院。梅道尊即告病歸河南。與

春柳鶯

卷四

廿五

石生同居去了。懷伊人服滿。後中兩榜。謀選開封府理刑。與石生  
朝夕盤桓。梅待臘亦中鄉試。錢知府後官壞回籍。與石生畢守蕙  
尚通書信。浚白隨時聞得齊也。水即石生。逃向遠方行道。田又玄  
找尋至河南。讀罪。石生不究前非。次入門下。掌管田務。後石生進  
京官未數年。亦托病歸家。同岳翁梅公。暨李穆如懷伊人。各攜妻  
子。道跡山林。著書去了。正是

謾道遠流俗。才人性本高。山中稱宰相。不拜赫黃袍。

浚人有詩道石池齋云。

年少偏宜骨格清。

才多况復倍傷情。

不辭風雨尋佳偶。

仗義從來有石生。

後人有詩道畢臨鶯云  
嬌娃何事太情稠。  
假道更全千古意。  
後人有詩道梅凌春云。  
二八芳年筭未簪。  
深閨久著遊人意。

具眼憐才有智謀。  
風流不效父犁牛。  
梅詩一首動江南。  
遇來臨鶯亦不談。  
終

春柳鶯

卷四

共

